

余
嘉
錫
著

目
錄
學
藝
叢
書

華聯出版社印行

余嘉錫著

目錄學發微

華聯出版社印行

目錄學發微

目次

一	目錄學之意義及其功用	一
二	目錄釋名	一五
三	目錄書之體制一 篇目	二六
四	目錄書之體制二 敘錄	三三
五	目錄書之體制三 小序	五四
六	目錄書之體制四 板本序跋	六六
七	目錄學源流考上 周至三國	七六
八	目錄學源流考中 晉至隋	八七
九	目錄學源流考下 唐至清	一〇六
十	目錄類例之沿革	一二四
〔附錄〕	古今書目分部異同表	一五三

一 目錄學之意義及其功用

目錄之學，由來尙矣！詩、書之序，卽其萌芽。及漢世劉向、劉歆奉詔校書，撰爲七略、別錄，而其體裁遂以完備。自是以來，作者代不乏人，其著述各有相當之價值。治學之士，無不先窺目錄以爲津逮，較其他學術，尤爲重要。今欲講明此學，則其意義若何，功用安在，不可不首先敘明者也。

隋志言：「劉向等校書，每一書就，向輒別爲一錄，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，敘而奏之。」章學誠所謂「劉向父子，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也。校讐通義敘。其後作者，或不能盡符斯義，輒爲通人所詆訶。雖自通志藝文略目錄一家已分四類，總目、家藏總目、文章目、經史目四類。繼此枝分歧出，派別斯繁，不能盡限以一例，而要以能敘學術源流者爲正宗，昔人論之甚詳。此卽從來目錄學之意義也。吾國學術，素乏系統，且不注意於工具之述作，各家類然，而以目錄爲尤甚。故自來有目錄之學，有目錄之書，而無治目錄學之書。蓋昔之學者皆熟讀深思，久而心知其意，於是本其經驗之所得以著書。至其所以然之故，大抵默喻諸己，未嘗舉以示人。今既列爲學科，相與講求，則於此學之源流派別，及其體制若何，方法若何，胥宜條分縷析，舉前人之成例加以說明，使治此學者有研究之資，省搜討之力，卽他日從事著作，亦庶幾有成軌可循。今之所講，其意蓋在於此。

目錄之書有三類：一曰部類之後有小序，書名之下有解題者；書名下論說，名稱屢變，詳見後目錄書之體制三，以普通均呼之爲解題，姑用以立說。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；三曰小序解題並無，祇著書名者。昔人論目錄之學，於此三類，各有主張，而於編目之宗旨，必求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，則無異議。今取諸家之說，分類擧之於下。

屬於第一類者，即有小序解題之書目。現存者如晁、陳書目，通考經籍考，四庫提要之類是。隋書經籍志解題類論云：「古者史官既司典籍，蓋有目錄以爲綱紀。體制湮滅，不可復知。孔子刪書，別爲之序，各陳作者所由。韓、毛二詩，亦皆相類。其實齊、魯詩亦皆有序，（齊、魯詩亦皆有序，見四庫全書）漢時劉向別錄、劉歆七略，剖析條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尋事跡，疑則古之制也。自是以後，不能辨其流別，但記書名而已。博覽之士疾其渾漫，故王儉作七志，阮孝緒作七錄，並皆別行。大體雖準向、歆，而遠不逮矣。」

觀隋志之持論，掇擷諸家，推尊向、歆，蓋以向之別錄，每書皆有敘錄，歆之七略，羣篇並舉指要，於書之指歸訛謬，皆有論辨，見前。剖析條流，至爲詳盡，有益學術，故極推崇。荀勗中經簿，上承七略，下開四部，至爲重要，而隋志謂其「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，書用細素，至於作者之意，無所論辨」。見篇首總論，下同。其於勗之不滿，溢於言表。此後自東晉義熙，以及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，並有官撰目錄，而爲書皆祇數卷，並不著解題，所謂「不能辨其流別，但記書名而已」。至王儉依據七略，（玉海卷五十二引儉序云：「今

依七略更撰七志。阮孝緒撰酌王、劉、廣弘明集卷三七錄序云：「今所撰七錄，酌王、劉」是皆取法前修，宜可免於譏議。然於七志，則謂其「不述作者之意，但於書名之下，每立一傳。……文義淺近，未爲典則」。於七錄，則謂其「分部題目，頗有次序，剖析辭義，淺薄不經」。由是言之，則凡目錄不著解題但記書名者，固薄其渾漫，視爲無足重輕；即有解題者，若其識解不深，則爲美猶有憾。蓋王儉之志，惟詳於撰人事蹟，於指歸訛謬，少所發明，阮氏七錄，或亦同之。故雖號博覽之士，卒難辭淺薄之誚。觀其一則曰「於作者之意，無所論辨」，再則曰「不述作者之意，未爲典則」，則知凡目錄之書，實兼學術之史，賬簿式之書目，蓋所不取也。唐時目錄家，如毋煥、釋智昇之徒，其所主張，率同斯旨。

〔毋煥古今書錄序〕見舊唐書經籍志

夫經籍者，開物成務，垂教作程，聖哲之能事，帝王之達典。去聖

已久，開鑿遂多，苟不剖判條源，甄明科部，則先賢遺事，有卒代而不聞，大國經書，遂終年而空泯。使學者孤舟泳海，弱羽憑天，銜石填溟，倚杖追日，莫聞名目，豈詳家代，不亦勞乎！不亦弊乎！將使書千帙於掌眸，披萬函於年紀，覽錄而知旨，觀目而悉詞，經墳之精術盡探，賢哲之睿思咸識，不見古人之面，而見古人之心，以傳後來，不愈其已。

〔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序〕

夫目錄之興也，蓋所以別真僞，明是非，記人代之古今，標卷帙之多少，

摭拾遺漏，刪夷駢贅，提綱舉要，歷然可觀也。

宋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，每類有序，每書有釋，蓋祖向、歆之成規。鄭樵作通志校讐略，乃極不滿

之，謂其文繁無用。清初朱彝尊得總目鈔本於天一閣，已無序釋，因爲之跋，歸獄於樵。修四庫全書時，即用其本著錄。提要信朱氏之說，所以罪樵者尤至。雖其考證不免謬誤，然可見編錄書目，均當有解題，乃爲盡善也。

〔朱彝尊曝書亭全集崇文總目跋〕見卷四十四

崇文總目，當時撰定諸儒，皆有論說，凡一書大義，爲

舉其綱，法至善也。其後若郡齋讀書志、書錄解題等編，咸取法於此。故雖書有亡失，而後之學者覽其目錄，猶可想見全書之本末焉。范氏天一閣有藏本，展卷讀之，祇有其目，當日之敘釋，無一存焉。樂平馬氏經籍考，述鄭漁仲之言以排叱諸儒，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說，嫌其文繁無用。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，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。案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著錄類朱氏案語與此略同。

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四崇文總目提要〕

原本於每條之下具有論說。逮南宋時，鄭樵作通

志，始謂其文繁無用，紹興中遂從而去其序釋。考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略而作，班固已有自註。案歆

駁鄭樵之說，當詳攷七略、別錄之體例。今只舉班志爲說，不知樵說正是根據藝文志，是仍不足以服樵也。隋書經籍志參考七

錄，互註存佚，亦沿其例。案隋志佳處在每類之序論。若只每書下注存佚，則其文亦已略矣。唐書於作者姓名不見紀

傳者，尙間有註文以資考核。後來得略見古書之崖略，實緣於此，不可謂之繁文。鄭樵作通志二十

略，務欲凌跨前人，而藝文一略，非目睹其書，則不能詳究原委，自揣海濱寒賤，不能窺中祕之全，無

以駕乎其上，遂惡其害已而去之。此宋人忌刻之故智，非出公心。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，紕

漏顛倒，瑕隙百出，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，是卽高宗誤用樵言，刪除序釋之流弊也。案宋志之叢脞，與鄭樵絕不相干。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，晁氏、陳氏二目，諸家藉爲考證之資，而尤表遼初堂書目及此書，則若存若亡，幾希湮滅。是亦有說無說之明證矣。崇文總目之無序釋。與鄭樵初無關係。杭世駿道古堂集卷二十五已駁朱氏之說，錢大昕養新錄卷十四考之尤詳。

〔又直齋書錄解題提要〕其例以歷代典籍公爲五十三類，各詳其卷帙多少，撰人名氏，而品題其得失，故曰解題。古書之不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僞，核其異同。亦考證之所必資。

〔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〕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塗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然此事非苦學精究，質之良師，未易明也。自宋之晁公武，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輩人，皆學識未高，未足剖斷古書之真僞是非，辨其本之佳惡，校其譌謬也。

〔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敘例〕續書述林卷九中壘校書，是有別錄，釋名辨類，厥體綦詳。後世公私書錄，率有解題。自汲宋之崇文，逮熙朝之四庫，目誦所及，殆數十家，大都繁簡攸殊，而軌轍不異。而於篇題之下，香豢敘跋，目錄之外，采證羣書，通考經籍一門，實愆茲例。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，益恢郭郭。觀其擇擇羣藝，研覈臧否，信校讐之總匯，考鏡之淵極也。

屬于第二類者，卽有小序無解題之書目，如漢書藝文志、隋書經籍志是也。然漢志本之七略，七略

原有解題，班固刪去之，而但存其輯略之文，散入各家之後以爲之序，此特欲刪繁就簡，非以解題爲無用也。隋志因之。至于小序之作法，則章學誠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二語盡之矣。

〔章學誠校讐通義序〕

校讐之義，蓋自劉向父子。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非深明於道術精微、羣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與此。後世部次甲乙，紀錄經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闡大義，條別學術異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不十一焉。

〔又原道篇〕一之二

劉歆七略，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。顏師古曰：「輯略，謂諸書之總要。」蓋劉

氏討論羣書之旨也。此最爲明道之要，惜乎其文不傳。今可見者，惟總計部目之後，條辨流別數語耳。案班固條辨流別數語，卽是劉歆輯略。章氏以爲別有討論羣書之語，誤甚。卽此數語窺之，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，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。

〔又互著篇〕三之一

古人著錄，不徒爲甲乙部次計。如徒爲甲乙部次計，則一掌故令史足矣，何

用父子世業，閱年二紀，僅乃卒業乎？案此語亦誤甚。漢志云：「劉向校書，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

之。」蓋每書皆先校而後著錄，故今所傳向諸書敘錄，皆言「所校某書若干篇，除重複定著若干篇，已殺青，書可繕寫」。是校讐已定，書可繕寫之時，乃作一錄，故其事不得不緩。今乃言古人著錄，「父子世業，閱年二紀」，若向、歆兩世相繼，僅成一書目者，亦可笑矣！

蓋部次流別，申明大道，敘列九流百氏之學，使之繩貫珠聯，無少缺逸，欲人卽類求書，因書究學。古人最重家學，敘列一家之書，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，無不窮源至委，竟其流別，所謂著作之標準，羣言

之折衷也。

〔又補校漢書藝文志篇〕十之二漢志最重學術源流，似有得於太史敘傳，及莊周天下篇、荀卿非十子之意。此敘述著錄，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，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。

〔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〕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，爲後世校讐之祖。班志掇其精要，以著於篇後。謂小序。惟鄭漁仲、章實齋能窺斯旨，商榷學術，洞徹源流，不惟九流諸子各有精義，卽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。目錄校讐之學所以可貴，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讐也。……世徒以審訂文字爲校讐，而校讐之途隘，以甲乙簿爲目錄，而目錄之學轉爲無用。多識書名，辨別板本，一書佔優爲之，何待學者乎？

案據風俗通引劉向別錄，釋校讐之義，言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，詳見後目錄學之體制四。則校讐正是審訂文字，漁仲、實齋著書論目錄之學，而目爲校讐，命名已誤。朱氏之說非也。特目錄不專是校讐板本耳。

章氏著校讐通義，蓋將以發明向歆父子校讐之義例。然於向、歆之遺說實未嘗一考，僅就漢書藝文志參互鈎稽而爲之說。故其言曰「劉歆七略亡矣，其義例之可見者，班固藝文志注而已。」〔五著篇三之二〕夫七略別錄雖亡，其逸文尙散見於諸書。章氏時，馬國翰、洪頤煊、姚振宗輯本皆未出。章氏不長於考證，故未能搜討。

況劉向校書敘錄，今尙存數篇，卽別錄也。說見後。章氏僅知其校讐中祕，有所謂中書、外書、太常書、太

史書、臣向書、臣某書，校書條理篇七之二而於錄中立言，所以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者，置不一言，故其書雖號宗劉，章氏書第二篇名宗劉。其實只能論班。其所最推重者，漢志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之語也。其所謂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者，亦即指此類之序言之，其意初不在解題之有無。不知劉向之別錄，其於學術源流功用爲更大也。然章氏書雖多謬誤，而其人好爲深湛之思，往往發爲創論，暗與古合。卽此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二語，亦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。以隋志及毋煥之說考之，然後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，蓋天下之公言也。目錄家所當奉爲蓍蔡者矣。

屬於第三類者，卽無小序解題之書目。現存者如唐、宋、明藝文志，通志藝文略，書目答問及各家藏書目錄皆是。此類各書，不辨流別，但記書名，已深爲隋志所譏，然苟出自通人之手，則其分門別類，秩然不紊，亦足考鏡源流，示初學以讀書之門徑，鄭樵所謂「類例既分，學術自明」，不可忽也。

〔鄭樵通志卷七十一校書略編次必謹類例論〕 學之不專者，爲書之不明也。書之不明者，爲類例之不分也。有專門之書，則有專門之學；有專門之學，則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學，學守其書，書守其類。人有存破而學不息，世有變故而書不亡。以今之書校古之書，百無一存。其故何哉？士卒之亡者，由部伍之法不明也，書籍之亡者，由類例之法不分也。類例分，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，雖亡而不能亡也。又曰：類例既分，學術自明，以其先後本末具在。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，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。讖緯之學，盛於東都。音韻之學，傳於江左。傳注起於漢、魏，義疏盛於隋、唐。

觀其書，可以知其學之源流。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，是爲新出之學，非古道也。

〔又編次必記亡書論〕

古人編書，必究本末，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襲。故學者亦易學，求者亦易求。

謂如隋人於歷一家，最爲詳明。凡作歷者幾人，或先或後，有因有革，存則俱存，亡則俱亡。唐人不能記亡書，然猶記其當代作者之先後，必使具在而後已。及崇文四庫，有則書，無則否。不惟古書難求，雖今代憲章亦不備。

〔又編次失書論〕

書之易亡，亦由校讐之人失職故也。蓋編次之時，失其名帙。名帙既失，書安得不亡也。

〔又泛釋無義論〕

古之編書，但標類而已，未嘗注解，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。

案劉向校書，其敘錄存者

數篇，其所以爲說者至詳，安得謂只注人之姓名。蓋經入經類，何必更言經？史入史類，何必更言史？但隨其凡目，則其書自顯。惟隋志於疑晦者則釋之，無疑晦者則以類舉。今崇文總目出新意，每書之下必著說焉。案此乃向、歆、王儉、阮孝緒之成法，安得謂崇文總目始出新意。樵最推重隋志，又嘗引用七錄，不知何以於二書所敘源流

略不一考。據標類自見，何用更爲之說？且爲之說也，已自繁矣，何用一一說焉？至於無說者，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，則強爲之說，使人意怠。

〔章學誠校讐通義敘〕

鄭樵生千載而後，慨然有會於向、歆討論之旨，因取歷朝著錄，略其魚魯豕

亥之細，而特以部次條別，疏通倫類，考其得失之故，而爲之校讐。蓋自石渠、天祿以還，學者所未嘗

窺見者也。案此是論樵之校讐略，非指其藝文略也。

鄭樵著通志，既作藝文略，又自論其敘次之意，爲校讐一略以發明之。必知此，乃能讀其校讐略。樵既主張編書必究本末，使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襲，以存專門之學；則劉向每校一書，必撰一錄，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，實千古編目之良法。而樵獨注意於類例，謂「類例既分，學術自明」，遂譏崇文總目之序說爲泛釋無義，宜爲朱彝尊及四庫提要之所譏。然考之樵之藝文略，雖不免牴牾訛謬，而其每類之中，所分子目，剖析流別，至爲纖悉，實秩然有條理。蓋真能適用類例以存專門之學者也。如易一類，凡分古易、石經、章句、傳、注、集注、義疏、論說、類例、譜、考正、數、圖、音、識緯、撮易十六門，此鄭氏自創之新意。新舊唐志雖間分子目，不若是之詳也。蓋樵所謂類例者，不獨經部分六藝，子部分九流十家而已。則其自謂「類例既分，學術自明」者，亦非過譽。然此必於古今之書不問存亡，概行載入，使其先後本末具在，乃可以知學術之源流。故又作編次必記亡書論，則樵之意可以見矣。後人譏樵但編次歷代史志，不必置見其書，以爲無裨考證，不知樵之意在此不在彼也。但樵既已爲之於前，後人若復效之，則是疊牀架屋，徒取憎厭。故樵之作未有能效之者。乃緣此但記書名之目錄，爭自附於樵，非樵之所樂聞也。書目諸無序釋而能有益於學術者，自樵之外，惟張之洞所作，庶幾近之。自唐書以下史志，皆無序釋，千頃堂書目亦然，而同爲目錄學中重要之書，則以其包舉一代，爲考證所不可少，故又當別論。

〔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〕

讀書不知要領，勞而無功。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，事倍功半。

今爲分別條流，慎擇約舉，視其性之所近，各就其部求之。又于其中詳分子目，以便類求。一類之中，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，再敘時代，令其門徑秩然，緩急易見。凡所著錄，並是要典雅記，各適其用。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，不致迷罔眩惑而已。自注：身陋者當思廣其見聞，汎濫者當知學有流別。

張氏略例自言「詳分子目，以便類求」，「義例相近，使相比附」，則張氏蓋能適用鄭氏「類例既分，學術自明」之法者也。而其有功於學者，尤在「視其性之所近，使各就其部求之」，不愧爲指導門徑之書。蓋鄭氏之類例，在備錄存亡之書，以見專門學之先後本末，爲古人之意多。張氏之類例，在慎擇約舉，以使初學分別書之緩急，爲今人之意多也。編撰書目，不附解題，而欲使其功用有益於學術，其事乃視有解題者爲更難。

綜以上諸家之說觀之，則其要義可得而言。屬於第一類者，在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。屬於第二類者，在窮源至委，覓其流別，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。屬於第三類者，在類例分明，使百家九流，各有條理，並究其本末，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。若欲便於讀者，則當令其門徑秩然，緩急易見。以此三者互相比較，立論之宗旨，無不脗合，體制雖異，功用則同。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，其意義皆在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，所由與藏書之簿籍、自名賞鑑、圖書館之編目僅便檢查者異也。

目錄之書，既重在學術之源流，後人遂利用之考辨學術。此其功用固發生於目錄學之本身，而利被遂及於學者。然亦視其利用之方法如何，因以判別其收效之厚薄。今舉古人利用目錄學之最早者

數事，以明其例：

一曰，以目錄著錄之有無，斷書之真偽；

〔班固前漢書東方朔傳〕

朔之文辭，此二篇最善。

按此二篇者，答客難及非有先生論也。其餘有封泰山、

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、屏風、殿上柏柱、平樂觀賦獵、八言七言上下、從公孫弘借車，凡劉向所錄朔

書具是矣。師古曰：「劉向別錄所載。」世所傳他事皆非也。師古曰：「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，皆非實

事也。」

〔後漢書張衡傳〕

初，光武善讖，及顯宗、肅宗因祖述焉。自中興以後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附以妖

言。衡以圖緯虛妄，非聖人之法。乃上疏曰：「劉向父子領校祕書，閱定九流，亦無讖錄。」按錄謂別錄，

即校書之序目也。言未爲讖作序目。成哀以後，乃始聞之。

二曰，用目錄書考古書篇目之分合；

〔鄭玄目錄〕

曲禮者，以其篇記五禮之事。祭祀之說，吉禮也。此於別錄屬制度。

禮記正義卷一引，以

後每篇引鄭目錄，皆有此於別錄屬某篇語，不備引。

〔又〕

名曰樂記者，以其記樂之義，此於別錄屬樂記。蓋十一篇合爲一篇，謂有樂本，有樂論，有

樂施，有樂言，有樂禮，有樂情，有樂化，有樂象，有賓牟賈，有師乙，有魏文侯，今雖合此，略有

分焉。禮記正義卷三十七引。

〔又〕冠禮於五禮屬嘉禮，大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。儀禮正義卷一引，以後每篇引鄭目錄，具詳大戴與小戴及別錄次序之異同，今不備引。

三曰，以目錄書著錄之部次，定古書之性質；

〔南史陸澄傳〕又與王儉書：「鄭玄所注衆書，亦無孝經，且爲小學之類，不宜列在帝典。」儉答曰：「……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，實人倫所先。七略、藝文並陳之六藝，不與蒼頡、凡將之流也」。

四曰，因目錄訪求闕佚；

〔隋書牛弘傳〕弘以典籍遺逸，上表請開獻書之路。曰：「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，部帙之間仍有殘缺，比梁之舊目，止有其半。至於陰陽河洛之篇，醫方圖譜之說，彌復爲少。若猥發明詔，兼開購賞，則異典必至，觀閣斯積。……」

五曰，以目錄考亡佚之書；

〔隋書牛弘傳〕案劉向別錄及馬宮、蔡邕等所見，當時有古文明堂禮、王居明堂禮、明堂圖、明堂大圖、明堂陰陽、太山通義、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，其書皆亡，莫得而正。此弘所上明堂議中語。六曰，以目錄書所載姓名卷數，考古書之真僞；

〔唐會要卷七十七〕開元七年，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，令儒官詳定。劉子元議曰：「漢書藝文志，易有十三家，而無子夏作傳者。至梁阮氏七錄，始有子夏易六卷，或云韓嬰作，或云丁寬作。然據漢

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，丁易八篇，求其符合，則事殊踈刺者矣。……必欲行用，深以爲疑」。……司馬貞議曰：「……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，但此書不行已久，今所存者多非真本。荀勗中經簿云：『子夏傳四卷，或云丁寬所作』，是先達疑非子夏矣。又隋書經籍志云：『子夏傳殘闕，梁時六卷，今三卷』，是知其書錯謬多矣。」

〔又〕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：「易傳子夏、韓氏嬰也，今題不稱韓氏，而載薛虞記，其質粗略，旨趣非遠，無益後學」。

別錄成書未久，班固著書卽加引用。以張衡之博洽，其考學術之源流亦據以爲斷。目錄學之功用，依此可知。後人應用此學者，方法雖多，大抵不出此數類，至用此種方法，於考證是否精密，乃另一問題。而古人皆已開其先聲，知此學之發達最早。至二六兩條所得功用，又非有解題不可。且目錄之功用，非僅如此而已。其尤重要者，在能用解題中之論斷，以辨章古人之學術。如班固引劉向語以論賈誼、東方朔，引向、歆語以論董仲舒，蓋皆七略、別錄之說，尤非但記書名之目錄所能辦也。具載後目錄書之體制二，此不復詳。

雖然，以上所言數事，皆是用之以考古，則或疑爲考證家專門學問，非普通學人之所需。然目錄之學爲讀書引導之資，凡承學之士，皆不可不涉其藩籬，其義以張之洞言之最詳。

〔張之洞輜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〕 汎濫無歸，終身無得。得門而入，事半功倍。或經，或史，